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公案

·12·

佚名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 公 案

佚名著

• 12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三百三十九回

避火炮偷渡后山河 盗御马三进连环套

话说吴用人探明连环套内各处理伏地雷火炮，当即禀明了黄天霸等人。当下天霸即命他出外歇息，吴用人当即退出。黄天霸与计全、朱光祖道：“今据吴用人所言，果不出二位所料。但前山既有地雷火炮，而后山又是水荡，如何可以上山去盗御马呢？”计全道：“在愚兄看来，此事竟非何大哥不能为力。但恐何大哥不肯帮助，又便如何？”只见何路通在旁说道：“计贤弟，你这话是怎么说？咱自从随了大人之后，与老弟共事，也有多年。同办公事，也觉不少。只要老弟吩咐下来。那条事推诿过的？今日要用愚兄，但即吩咐便了，咱怎么个不行？老弟又何以知道咱不行呢？这可不是笑话。”计全闻言，知道自己这句话说错了，只得转过话来，说道：“何大哥！你为何不等人将话说完，就生起气来，说了这串的话？其实你还不曾知道小弟的用意，你是何苦错怪人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咱们怎样错怪你？既是这样说，愚兄就算错怪于你了。你再讲吧！有什么事，就请吩咐，咱当遵命！莫要说咱又是不行。”计全道：“小弟所说这不行两字，并非说你不肯。只因那水荡不知离后山尚有多远，又不知有无船只，你虽能在水里埋伏七昼夜，咱们大家皆不识水性。就使你一人由水荡能过去，咱们不能过去，还不是个枉然吗？若今你老哥独自上山，那后

山的路径你又不熟，咱们又何能使你独自前去？所以咱说出那个不行两字，是这个道理。你怎么就误会其意？只当咱说你不肯了。”何路通被计全这番话，说得哑口无言，连一句话都辩不出来。听了一回，这才说道：“既这么说，还得大家想法儿前去才好，终不成就半途而废吗？咱总是现成，如有用咱之处，咱总效力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抬杠，皆是公事。这个公事仍照公办了。在咱看来，还将吴用人喊来，问明他的后路情形，再作计议吧。”

当下又把吴用人喊来，问道：“据你所说，后山皆是蚕丛鸟道，又有水荡拦阻，行走颇为不便。但是你如何得过来的呢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曾识水性，因此涉水而过。”天霸道：“这水荡周围有多少宽阔？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？你可明白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山后一带皆是水荡，所谓‘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’，即此之谓。若问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，最深的地方有五六尺，其次皆四五尺，再其次只有三四尺。”天霸道：“那里有船可渡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从前寨内本有巡船，后来不知为什么一律裁去。”计全道：“四周一带有民船可雇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那水荡不通河道，那有民船？”计全道：“方才据你所说，前山各要隘皆设有地雷火炮，除却后山，万不能上去。而后山又有水荡阻隔，不能飞越而过，你还有什么法想，可以上得山去？不妨说来，大家商议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只有一个主意，恐不能用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前山要隘已有埋伏，万不能行；后山水荡阻隔，又不能过。为今之计，小人先下水去，来背老爷好上去。所好那河面不过五六丈宽阔，次第将老爷们背过水荡，那不是老爷们可上山吗？”计全道：“你既能如此，这就可以设法了。你不知道

咱们这位何老爷，才是绝好的水性呢！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计全道：“你且去歇息，再听咱们招呼吧！”吴用人当下退出。天霸道：“计大哥，你老有什么主意呢？”计全道：“也没有别样主意，所幸那河面不宽，只得请何大哥辛苦一趟，与吴用人到了那里，将我等背驮过去。好在我等人数不多，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，只要两起，便可背过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就此办法，不必再打主意了。”计全道：“但是明日午后，就要起身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约有申牌，众人都收拾停当，各带兵刃。何路通便穿水行衣靠，即带了吴用人，一同出了店门，直奔连环套而去。不到初更时分，已到了那里了。当下何路通即将外面大衣脱下，递与黄天霸手内。天霸也将外面大衣脱下来，执在手中。何路通便先下水，先试一试，觉得不太深，正要来背天霸，忽见吴用人喊道：“此处不能去，这地方的水是最深的。老爷虽不怕，恐黄老爷到了中间，也要下水了。还要走过去一箭路，那里的却是最浅。”何路通听说，即向西首走了一箭多路，然后叫天霸伏在背上，他背驮过去。朱光祖就在吴用人背上，也驮了过去。何路通、吴用人将天霸、光祖送至对岸，后又过来背关小西、计全，四人皆已过去了。何路通与吴用人，就席地坐下，歇了半刻。此时大家俱是短衣紧扎，当由吴用人在前引路。果然山势嵯峨，崎岖万状，大家皆是攀藤附葛，好容易走了有一个更次，才把那蚕丛鸟道将次走完。又走了一会，已看见正路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已进了山，但是怎么办？还是头前去？还是合力同行？”计全正欲答话，忽见吴用人道：“在小人愚见：莫若先到石室，将窦尔墩捉住，或将御马先盗出来，然后再搜寻埋伏，平毁山寨。”

计全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就请朱大哥、黄贤弟进到石室里面，咱们全在外面接应。”

黄天霸、朱光祖二人答应，便急急往石屋而来。不一刻到了石室外面，此时已有三更时分。黄天霸即照吴用人所说之话，向那石板上仔细一看，果然有两个铁环，安在石板之上。天霸即将铁环执定，先向外一推，复向怀里一拉。只听吱呀一声，那石板向旁边转过，内里闪出一道石板门来。天霸又将那铁环向中间紧紧一按，果然落下一个双连环铁钩，将石板钩住。黄天霸在先，朱光祖在后，进了石门。又记定吴用人所说八十步一转。但见有石墩子，就向右边转弯。走了一会，果然见了六角门。黄天霸又记定吴用人的话，看定门上那两个铁圈，执定在手，轻轻地向怀里一拉。只听得门里哗啦啦一声响，好像有两样物件从旁边分开的声音。天霸正在凝神细想，早见两扇门已经开了。天霸大喜，便与朱光祖进去，便各处找御马。转弯抹角，走了好些地方，只是寻不出来。两人正在着急。忽听嘶溜一声。天霸道：“这声音好似在那假山背后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我便去那里寻找。”就顺着声音一路寻去，到了假山那里，四面一看，并无空地。那假山以外，便是一道围墙。天霸道：“这可把我闹糊涂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何不上假山一看呢？”天霸答应。当下二人便一齐跳上假山，向那围墙里面望去，只见围墙里面一带房廊。天霸便悄悄与光祖道：“你看那里这一带房廊，莫非即关在房廊里面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且跳下去寻一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但一件，跳下去可极容易，必要将出路寻出方好。我看围墙外面并无门路，此时跳下，得了御马，没有门径，怎么将马牵出来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！你且这里等一等，让咱先下

去踏看一番，那御马究竟在与不在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答应。朱光祖即刻一个蹿身，飞跳下去。毕竟御马是否藏在里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回

黄天霸活捉窦尔墩 众英雄大闹连环套

话说朱光祖跳入围墙里面，四面一看，见左首一带房廊，约有五丈阔光景。对面有一所高大的房屋，里面尚有灯光。朱光祖暗道：“莫非这是老儿暗室？咱且不管他，先将御马的消息，打听出来，然后再将门径探明，好作计议。”当下便使出草上飞的本领，走到那房廊。轻轻将窗棂撬开，探身入内，凝神定睛一看：果见有匹马拴在里面柱子上。将那马细看一番，实在与凡马不同。朱光祖大喜。于是赶出去寻门径。寻了一会，忽见南首上围墙有一个极大的圆圈。朱光祖便上前一望。乃是一个月亮门，他便顺着方向，打量了一刻。心中暗道：“吴用人曾经言过，说那假山背后月亮门内，就是老儿住所。只要将玲珑石推开，便可进去。现在月亮门已寻着，但是有假山挡住，难道说这假山就是玲珑石不成吗？且等咱再出去与天霸说知，让他照吴用人所言，先将假山的暗记寻出来试一试看。”主意打定，立刻又飞身出来，将此话告知天霸。天霸闻言大喜。也就立刻下了假山，寻找石头左边那个拳大的孔。不一刻居然寻到，天霸将二指在石孔一按，并不费事，也不费力，只见那假山石头，即刻推在一旁，现出门来。天霸又向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可仍由墙上跳到里面，以便接应。咱便由月亮门进来便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复又从围墙上跳入；

天霸即从月亮门内进去。二人见面，天霸道：“朱叔台！马在那里？”朱光祖道：“马在这里。”天霸就跟定光祖，走到房廊那一间，正要进去盗马，忽听对面那所高大的屋内，窗棂响亮，天霸掉头一看，只见迎面走出一人，出声大喝道：“来人敢是盗马的吗？”天霸见有人知道，也就高声大喝道：“你是窦尔墩！咱正是前来盗马——那马已被咱老爷盗去了，你还在梦里呢！”天霸话未毕，对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。天霸好生疑惑，即向朱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看那人忽然不见，究竟是人是鬼呀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侄！你且不必讲他是人是鬼，包管你即有人出来厮杀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杀便杀，还怕他不成吗？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一片灯火，即从那对面屋内出来，为首一人，正是窦尔墩。手执双刀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小子天霸！你当真敢来盗马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老匹夫！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，尚敢说出这无耻的话吗？御马已被咱盗去了，特地前来捉你。”窦尔墩一听，当下“哇呀呀”一声，手舞双刀直奔天霸。天霸一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儿你还敢放肆吗？来得好。”说着也就飞舞单刀迎接上去。此时窦尔墩恨不能生啖其肉，只见他刀不留情，劈面一刀望天霸砍到。天霸急急架过。窦尔墩接着又是一刀，认定天霸肩膀上砍来。天霸又让过。窦尔墩右手的刀一起，左手的又接着下来，这叫作连环拨风刀。这个刀法，如遇见旁人，也是万难抵敌。天霸见连环刀接连砍下，也就杀得高兴起来，使出六十四路的花刀出来，两人大杀一阵。天霸一路花刀使完，窦尔墩也看看抵不住。那知天霸愈杀愈紧。窦尔墩究竟年纪大了，手内又失去了从前的双钩，这双刀拿在手中，究竟不十二分精熟，但见天霸愈杀愈急，知道抵敌不过，便举起刀来，向天霸虚砍一刀，即思奔

逃。却好朱光祖在旁，一声喝道：“你向那里走？可认得朱光祖吗？”说着就是一刀，从窦尔墩背后砍到。尔墩一听朱光祖三字，便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我今性命休矣！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即转身躯来迎。窦尔墩方转过身来，天霸又是一刀砍到。尔墩知是不济，便跳出圈外，将朱光祖、天霸两刀让了过去，那天霸真个飞快，便就抢进一步，又是一刀向尔墩左肋刺入。尔墩急将手中刀往下一磕，将天霸的刀掀在一旁。此时他也不还刀，但向后退。天霸见他后退，便直向前进。正赶之时，忽听尔墩喊道：“天霸小子！不要赶，看家伙！”天霸一听，怕他有暗器来打，凝了一刻神志。窦尔墩便趁此时，一个箭步，飞身上屋。黄天霸见他飞身上屋，也就将身子一缩，两脚一蹬，即刻追上屋去。方到檐口，尔墩早揭了几片瓦向天霸打来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将头向旁边一偏，所幸不曾打中，让了过去。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，就从背后出其不意，一腿将窦尔墩打倒屋面。天霸见光祖将尔墩打倒，赶进一步，举起一刀，认定他右手一下，尔墩万避不及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刀已落下。天霸砍第二刀；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。尔墩已是动弹不得。天霸便将他从屋上摔了下来。但听咕咚一声，尔墩已死了一半。于是天霸、光祖飞身下屋，就将尔墩绑缚起来，四马倒攒蹄，捆了结实，抛在一间房内。

光祖便与天霸道：“老侄！你就在这里看好御马，咱出去望望他们现在那里，曾否与他们动手。”天霸道：“咱也去走一趟，好在尔墩已被捉住，还怕谁来？”说着就与光祖一同由月亮门出来，走出石室。只听西北角上一片喊杀之声，真是震动山岳——知道关小西等已在那里动起手来。即便顺着声音，赶杀过去。却好见关小西敌住郝天龙，计全战住郝天虎，

何路通力敌天豹、天彪，七个人杀得难解难分。天霸大喝道：“各位兄长使劲儿，御马已得了！尔墩那老儿已被捉住了！不可以将这些蠢贼放走，咱们齐力将他这伙强盗一个个捉住，解到京师，听候按律治办。”关小西等一听“解到京师，听候按律治办”，更加高兴，真是个个争先，人人恐后，奋勇杀上前去。郝天龙等听了这话，却是个个胆寒。暗道：“大王被人捉住，御马又被他盗去，这还有什么想头呢？”各人就此存了这个心，不觉看看抵敌不住。只见关小西一刀，早将郝天龙砍倒在地。接着计全又一刀，向郝天虎砍去，天虎正要去架，不料关小西在郝天虎背后砍来，两面夹攻，郝天虎也被砍倒在地。那边郝天豹、郝天彪双战何路通，见两个哥哥俱被人砍倒，于是心慌意乱。郝天豹早被何路通打中肩窝一拐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往后便倒。郝天彪此时更加慌乱，便向何路通虚砍一刀，急待要走；那知天霸跳到他背后，将他手擒过来，趁势往地下一摔，也跌得个七死八活。于是大家一齐喊道：“你等喽兵听着！尔墩今已被捉，郝天龙等又被拿获，你等如要性命的，快快归降！倘若再执迷不悟，咱老爷等即刻将你等杀得个鸡犬不留。”这番话方说出去，早见那些喽兵一一跪下哀求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一回

分资财恩威并济 缴御马天霸升官

话说连环套众喽兵，见天霸等众英雄将窦尔墩众人一一捉住，真是个个心寒、人人胆怯，向天霸等哀求，免其一死，情愿投降。天霸等准如所请，即命众喽兵赶速将前所有各处埋伏的地雷火炮，全行拆去。那些众喽兵怎敢怠慢，立刻一齐到各处拆毁埋伏去了。这里天霸道：“虽尔墩这老贼已被捉，众头目亦已被擒，但是他的家小必在后寨。咱们且将他家小搜寻出来，好一齐解往京师，听候治罪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吴用人跪下道：“小人冒死有一言上禀，还求老爷俯纳。窦尔墩虽然作恶，罪不容赦，他家小平时却甚正直。今祸首已被擒获，自当按律治罪，可否祈求恩体罪属不拿之意，免诛家小科条。尔墩将来虽明正典刑，他也要衔感大老爷大德。这是小人冒死仰求；只因小人眼见得他全家遭戮，实在不忍。”天霸本是个有义气、有血性、傲上不凌下之人，今见吴用人如此哀求，心中也未免不忍，只得说道：“本总镇本要全行拿获，姑念你一再哀求，又道他家小亦甚正道。你可即传言，令他们迁徙下山，另谋居住，安分为民。所有细软资财，准他带往，以示体恤！”吴用人闻言，磕了个头，给天霸谢过，直向后寨而去了。

及至到了后寨，早已不见。吴用人又寻了一遍，毫无形

迹，知道是闻风逃去。只得复行出来，对天霸等禀知。天霸道：“既然畏罪而逃，也就算了。”却好此时那些去毁埋伏的人也来禀报：地雷火炮已一一毁去。黄天霸即向众喽兵道：“你们这些人，从前皆是良民，误入此地，本总镇不为难你等，有家者归家，无家者各寻生活，不得再蹈故辙！若无财产者，等本总镇将窦尔墩所有家财查明，再行分给尔等，速速下山，各安生业。”这些话一说，那些喽兵个个感激不尽，专候分给资财。这里黄天霸与朱光祖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四人，去到石室，将御马敬谨牵出；又解窦尔墩出来。此时窦尔墩已经半死，不复从前那样极恶穷凶。天霸等将他押解到大寨，与郝天龙等放在一处。又将那匹御马拴在一旁，命人守好了。复去各处查点货财，以一半散给众喽兵下山；以一半带了下山，充作沿途的经费。然后命人将连环套内所有的房屋，放起一把火来，烧得干干净净。然后与众人带了这一匹日月骠骢御马，并押解窦尔墩五人下山。一直到了客店，大家住了歇息。即命店主人传了好些木匠来，连夜打了五个囚笼；又命铁匠打些铁索，就将窦尔墩五人等锁起，打入囚笼。又将那无家可归、情愿投降的喽兵，拨了二三十名充作护勇，以便保护御马，押解囚车。又请朱光祖会同褚标、李昆回淮安报信，分派已定，停了一日。黄天霸等及一切人众，保着御马，押解囚车，直往京师进发。

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已到京师。当在九门提督衙门，先挂了禀报。九门提督听说御马寻回，并将正盗缉获到案，当即到了兵部，由兵部会衔呈奏进去。万岁见了这道本章，龙颜大悦，即传旨：令黄天霸将御马亲自送到御苑，以便验看。所有窦尔墩等五名，发交刑部按律治罪。内监将旨

意传出，黄天霸即将御马敬谨送入御苑，呈请万岁验明无误。隔了一日，又传出谕旨：着令黄天霸升授淮阳总镇，遇缺即补提督。其余在事出力诸人，均着照本官加升一级。施公亦传旨嘉奖，并着来京召见。这道谕旨一出，所有在京官员，无不到黄天霸的官寓来恭贺。真个门前车马，闹日喧阗。黄天霸次日又具了谢授升缺总兵的奏本，仍请兵部代奏上去。隔了一日，又蒙召见。直至刑部，将窦尔墩等五人问明口供、按律治罪之后，黄天霸这才陛辞，与计全、关小西等出京，仍回淮安供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二回

窦飞虎矢志报父仇 马虎鸾同心存友谊

话说如今有两个人又要与施公为难，你道是谁？原来窦尔墩之子窦飞虎，当日黄天霸三进连环套，但将窦尔墩捉住，问了典刑。其时窦飞虎适值因事外出，故不曾寻获，也算他局远甚高。及至他回来，见已家破人亡，再一打听，方知他父亲系为天霸所害，因此杀父之仇，刻不能忘。总想将天霸捉住，报仇雪恨，又恐一人力不足敌。他却有个极好朋友，姓马，名唤虎鸾，其人也是关外热河人氏，与他最为莫逆。却学得一身盖世无双的本领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惯使一百炼纯钢两刃刀。若论飞檐走壁夜行工夫，不在天霸诸人之下。还有一种暗器，唤作三棱箭。这箭仿佛袖箭，却比袖箭厉害百倍，那箭头上有三角棱，锋利无比。若是人无意中中了此箭，虽不能殒命，却要受一次大伤。而且箭无虚发，百发百中。却向来不曾到南方一带来过，皆是在关外做些买卖，所以南方人没有一个知道他的本领好到这般。可有一件：生平最喜吃酒，只要见了酒，则各事皆废了。他有两个绰号，一唤盖三省，此指东三省而言；一唤赛谪仙，此指喜酒而言。

窦飞虎既已无家可归，便去投奔于他，见了他面，哭诉前由。马虎鸾道：“老兄弟不要悲痛，愚兄帮助你报仇雪恨便了。”窦飞虎道：“现在黄天霸这小子，跟随施不全在漕督任

上。我辈南方不曾去过，虽欲报仇，实因路径不熟，如何去得？”马虎鸾道：“兄弟你此话错了，只要报得此仇来，那怕他远在天边，也是要去的。若怕路径不熟，老弟你一人不敢前去，咱同你一道儿去走一趟。总要寻着这天霸小子，或将他捉住，剖心沥血，以祭伯父的灵魂。即不然，能将施某刺死，黄天霸也就要有罪了，也算是报仇雪恨了。”窦飞虎道：“若得兄长帮助，小弟是感恩不尽了。”于是二人就由热河一路，向南方进发。

这日走至河南山东交界的地方，名唤草凉驿，见有许多官员及差役人等，乱哄哄地在那里搭盖彩棚，是个接差官的样子。又听旁人说道：“光景今晚明早总要到此地。”那个又道：“不知道到了此地，还有耽搁吗？”那个又道：“这倒说不定，但愿此处无人喊冤，他没有事干，总走得快。”这个才说完，那个又道：“到底是做大人的好，你看他这一个人不过走这里经过一趟，就有这些人给他办差，本地的官员还要按站迎接，等他走了，又要护送出境。为他一人，你看这是忙了好多人。”又有一人道：“你倒不要这样讲。还有一件，要把你气死呢！听说这位大人，还是个十不全的样子；偏是他有福，皇帝又相信他，那些有武艺的人，又佩服他。你不要说别的，只看当日这北道儿上，有多少绿林中强盗，有多少恶霸土豪，自从他老人家到处察访，随地擒拿，不足十年，竟然他老人家收服的收服，正法的正法。现在道途平坦，往来旅行无不颂德歌功，真所谓功德在民，垂之不朽。”那个又道：“你这话咱却不懂，你又说他是十不全，怎么他又能擒拿绿林中的豪客、江湖上的强人呢？你这不是自己在这里打自己的嘴巴吗？”这人道：“老兄！我说他老人家是十不全，是他老

人家的样子。至于访察强人，捉拿豪暴，他那里亲自来？是他设了妙计，是他那一班跟随的好汉前去拿捉。就如那黄天霸一人，江湖上那一个不闻他名，不怕他的武艺？你想有这一班好汉，那绿林暴客，江湖上强徒，岂有不被擒获之理？譬如猛虎下山，俗语说得好：‘文官动动嘴，武官跑折腿。’就是这个意思了。”

两个在那里你一言我一语，正谈得高兴，马虎鸾与窦飞虎也在旁边听得清切，彼此打了暗号，心中颇为欢喜。暗道：“咱们正要去寻他，以报大仇，难得他自来送死，这就是路狹了。”两人想了一回，便故意上前，向那谈论的几个人问道：“咱请问一声，方才你老等所谈的这十不全，究竟是谁？他竟有如此干办，为北道上的来往行人除害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做什么官呢？你老等竟称道他这等好法，可能请教请教吗？”内中有个老者，见问此话，就将二人打量一回，只见上首站的一个，年约二十四五岁，身穿一件蓝布直裰，脚踏扳尖靽鞋，黑漆漆面庞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眼，凹鼻梁阔口，颇具凶恶之状，此人便是窦飞虎。那下首立着一人，也是年纪二十四五，身穿一件紫花布短袄，脚踏芒鞋，瘦小身材，淡黄色面皮，两道长眉，一双圆眼，高鼻梁四方口，虽然瘦小，却具有英雄气概，此人便是马虎鸾。

那老翁将二人看毕，因问道：“敢问二位尊姓大名？你问这位官长，有何事件？”窦飞虎先答道：“在下姓窦名飞虎，这一位姓马名虎鸾，皆是关外人氏。只因到南边，要访一位官长，这长官姓施，名唤仕纶，浑名不全，闻得他为官清正，惯能除暴安良，收服四方豪杰。咱等不惮远路而来，要前去投他，图个出身。不知你老所说的，可是这位施不全大人吗？”